

其所由爰大兄王答曰：摩理勢素聖皇所好，而暫來耳，豈違叔父之情耶？願勿瑕，則謂摩理勢曰：汝不忘先王○之恩而來，甚愛矣，然其因汝一人而天下應亂，亦先王臨沒謂諸子等曰：諸惡莫作，諸善奉行，余承斯言，以爲永戒，是以雖有私情，忍以無怨，復我不能違叔父，願自今以後，勿憚改意，從群而无退，是時大夫等且誨摩理勢曰：不可違大兄王之命，於是摩理勢臣進無所歸，乃泣哭更還之，居於家十餘日，泊瀨王忽發病薨，爰摩理勢臣曰：我生之誰恃矣，大臣將殺境部臣，而與兵遣之，境部臣聞軍至，率仲子阿椰出于門，坐胡床而待，時軍至，乃令來目物部伊區比以絞之，父子共死，元年正月丙午，大臣及群卿共以天皇之璽印獻於田村皇子，則辭之曰：宗廟重事，寡人不賢，何敢當乎？群臣伏固請曰：大王先朝鍾愛，幽顯屬心，宜纂皇緒，光臨億兆，即日即天皇位。

〔日本書紀二十八〕元年五月，是月朴井連雄君奏天皇曰：臣以有私事，獨至美濃，時朝廷宣美濃尾張兩國司爲造，山陵豫差定人夫，則人別令執兵，臣以爲非爲山陵，必有事矣，若不早避，有危歟，或有人奏曰：自近江京至于倭京，處處置候，亦命菟道守橋者遮皇太弟宮○舍人，運私糧事，天皇惡之，因令問察

以知事已實，於是詔曰：朕所以讓位遁世者，獨治病全身，永終百年，然今不獲已，應承禍，何默亡身耶？六月壬午，詔村國連男依和珥部臣君手，身毛津君廣曰：今聞近江朝廷○之臣等爲朕謀害，是以汝等三人急往美濃國，告安八磨郡湯沐令多臣品治，宣示機要，而先發當郡兵，仍經國司等差發諸軍，急塞不破道，朕今發路，甲申○將及橫河，有黑雲廣十餘丈，經天，時天皇異之，則舉燭親乘式占曰：天下兩分之祥也，然朕遂得天下歟，丙戌○當此時，大伴連馬來田弟吹負，並見時否，以稱病退於倭家，然知其登嗣位者必所居吉野太皇弟矣，七月辛亥，男依等到瀨田時，大友皇子○及群臣等共營於橋西，而大成陣，不見其後，旗幟蔽野，埃塵連天，鉦鼓之聲聞數十里，列弩亂發，矢下如雨，其將智尊率精兵以先鋒距之，仍切斷橋中須容三丈，置一長板，設有蹋板度者，乃引板將墮，是以不得進襲，於是

有勇敢士曰：大分君稚臣，則棄長矛，以重擐甲，拔刀急蹈板度之，便斷著板綱，以被矢入陣，衆悉亂而散。